



双剑恩仇恋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双剑恩仇恋

赵维莉 编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双 剑 恩 仇 恋

赵维莉 编著

王瑞人 校审

责任编辑 韩光玉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.75印张 273千字

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 11,530册

统一书号 ISBN7—80538—115—1/I·46 定价4.60元

内 容 提 要

白马书生张丹枫，紫衣少女云蕾，本是一对名士女侠、风尘剑客。他们酒楼相遇，破庙除奸，松林护宝，古墓养伤。双剑合璧，杀出了师门的威风，心心相印，结成恩爱缠绵的恋人。恰在此时，他们却发现对方竟是有着几十年积怨、三代血恨的仇人！

故事以他们爱恨交织、恩怨纠葛的感情波折为主线，把民族矛盾、江山霸业、国恨家仇、武林宗派以及正与邪、善与恶的各色人物，全都融汇在一起，组成了一幅奇峰迭起、曲折动人的历史画卷。读者将在这里看到，在民族危亡关头，两位主人公如何出生入死，历尽艰险，献宝藏、冲敌阵、探魔窟、斩凶顽。也将看到他们怎样化解了别人的宿怨，促使一对对情侣的团圆。令人叹息的是他们自己那忠贞不渝的爱情，又总是被人误解和阻难。直闹得有情人泪眼相望、如痴如颠；为解仇不得不舍身求义、颈血飞溅。到头来正义战胜邪恶，怨恨化作友善。这天造地设的一对情人，也终于结成美满良缘。

此书是作者继《三女乱唐》、《八虎之乱》之后的又一佳作。它文笔酣畅，语言朴实，琅琅上口，通俗易懂。主人公命运的大起大落，又使它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。

目 录

一	酒楼初会	(1)
二	古刹奇遇	(9)
三	寿诞风波	(18)
四	比武招亲	(26)
五	林中恶战	(35)
六	并辔北上	(43)
七	黑白摩诃	(51)
八	双剑显威	(59)
九	误会迭起	(66)
十	石英拜主	(74)
十一	恩仇交织	(82)
十二	爱恨难辨	(89)
十三	不速之客	(96)
十四	各行其是	(103)
十五	两虎相斗	(110)
十六	群雄聚会	(118)
十七	义让江山	(125)

十 八	飞来横祸	(132)
十 九	血战山村	(139)
二 十	雨夜倾谈	(146)
二十一	再展神威	(153)
二十二	蒙面怪客	(160)
二十三	峡谷遇险	(167)
二十四	怪人怪事	(175)
二十五	夜探客店	(182)
二十六	神踪迷迹	(190)
二十七	怎敢相认	(197)
二十八	宝剑难举	(205)
二十九	移花接木	(213)
三 十	高手较技	(221)
三十一	真相大白	(229)
三十二	校场比武	(236)
三十三	豪杰胸怀	(243)
三十四	南下追踪	(250)
三十五	名园豪赌	(258)
三十六	鬼神莫测	(266)
三十七	探宝遇险	(274)
三十八	宝窟受困	(282)
三十九	战地黄花	(290)
四 十	真情吐露	(298)
四十一	泛舟太湖	(306)

四十二	夜闯连营	(314)
四十三	旧地重游	(322)
四十四	怒闯山寨	(329)
四十五	力挫群魔	(337)
四十六	关外激战	(345)
四十七	竹林奇遇	(353)
四十八	赴宴斗智	(361)
四十九	节外生枝	(369)
五 十	雪山寻母	(377)
五十一	棒打鸳鸯	(385)
五十二	双侠拜山	(393)
五十三	雪山酣斗	(401)
五十四	武林佳话	(408)
五十五	生死关头	(416)
五十六	血溅恩仇	(424)

一 酒楼初会

故事发生在明朝正统年间。

这一天的中午时分，从雁门关通往山西的大道上，一匹红鬃烈马自北向南飞驰而来。马上的骑士，看年龄二十不到，却生得一副好相貌：卧蚕眉，丹凤眼，面如敷粉，唇若涂丹。身穿绛紫色的束袖箭衣，灯笼裤的裤脚掖在一双黑亮的油漆马靴里，披一领暗褐色的风雪斗篷。背上一口长剑，手中一柄马鞭。这身打扮配着那俊俏的脸庞、苗条的身材，和眉宇间透出的勃勃英气，一看就知道，这是位闯荡江湖的青年剑客。

人是英杰，马是宝马。那红鬃马奔跑起来形如追风，快似闪电，转眼间来到了山西阳曲县城。这里是晋北重镇，也是汾酒的集散地。人烟辐辏，百业兴旺。大街上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一派繁华景象，好不热闹！青年剑客来到城里，缓辔慢行，四下观看。忽然，面前一道白光闪过，就见十字街头一座酒楼的门前，拴着一匹银白雪亮的战马。这马头至尾一丈开外，蹄至背八尺有余。细腰长腿，蹄大似碗。浑身上下白似雪、亮如银，没有一根杂毛。配着那嵌宝饰玉的银鞍银镫，更显得华贵高雅、神骏非常。常言说，读书人爱的是笔

墨纸砚，练武人喜的是宝剑良驹。看着这罕见的宝马，青年剑客不由得暗自称赞：嗯，我的红鬃马就不错了，但与这匹白马相比，简直是天上地下。我倒要看看这匹白马的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便甩蹬离鞍，跨上了酒楼。

正是中午时分，酒楼上客人很多。楼下散座里，仨人一团、五人一伙，有打尖用饭的过往客商，猜拳行令的贩夫走卒。谈天说地的，闹酒逗笑的，吆五喝六的，要酒要菜的，加上小堂倌端汤送菜、迎客谢赏的喊叫，把一间厅堂闹得人声鼎沸、震耳欲聋。楼上是雅座，显得比较清静。剑客登上楼来，一眼就瞧见靠南临窗的座位上，坐着一位白衣白衫的年轻公子，二十岁上下的年纪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、儒雅俊秀、仪表堂堂。在人声喧闹之中，他一个人独酌自饮，旁若无人。斯文中露出精明，俊俏中略带顽皮。看似腰缠万贯的富家子弟，却没有随从和伴当；又如玩世不恭的书生秀才，身边却多了一柄宝剑。锦衣绣裳恰似那玉树临风，神韵飘逸更显得倜傥风流。青年剑客不由得心中怦然一动：好一个潇洒俊秀的美男子。他一定是那白马的主人，也只有他才配骑那匹白马！

青年剑客有心与这位白衣书生结识，便走上前去，在他旁边一张桌子前坐定，要了酒菜，一边细饮慢酌，一边向四周打量。这一看，还真看出毛病来了。只见书生东边那张桌子旁边还坐着两个人，一胖一瘦，相貌粗俗。这俩人敞胸露怀、卷袖子捋胳膊地在划拳闹酒，看似煞有介事，却分明是故做姿态。四只贼溜溜的眼睛不住地在书生身上瞅来瞟去。

剑客再回过头来瞧那书生时，见他对眼前的情景却毫无觉察，只顾一杯接一杯地吃酒，看样子已经是醉意朦胧了。他一边喝，一边还口齿不清地吟诗：

“‘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，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’来，喝呀！”一仰脖儿，“咕嘟”，又是一杯落肚了。

剑客心中好笑：嘿！这人真是个酸秀才，不知世道艰难。贼人在打你的算盘，你还稀里糊涂地只管喝酒呢。

这工夫，东边的两个汉子已经闹起来了。瘦子端着酒杯说：“三哥，你输了。这杯酒，你……你得喝完喽……”

胖子醉眼乜斜地说：“为什么要我喝完？我不想喝。要喝，你替我喝了吧。”

“嗨，说得轻巧！”瘦子扶着桌角站了起来凑到胖子跟前，“你输了，我为什么替你喝？看人家一饮三百杯，你一杯都不喝还能行？我可要灌你了！”

一个要灌，一个死也不喝。俩人拉拉扯扯、你推我搡地对着书生就撞了过去。书生被撞得身子一歪，“当啷”一声，一个精致的绣花荷包从他怀里掉了出来，洒出了几枚小金锭，还有一串珍珠，在中午的阳光映照下闪闪发光，夺人眼目。

剑客这下看准了，这俩人果然没安好心。便走上前去在他们胸前一推：“嗨，你们俩打架，也不能打到别人身上啊？回去！”

这一掌，剑客不过用了两三成的力气。可那两个贼汉已

经觉得胸口发闷，疼痛非常，知道是遇见高手了，哪敢反犟啊，只得乖乖地回到自己的座位。他们没料到，就这么一推一送之间，两人的银包全被剑客顺手抄走了。白衣书生捡起自己的荷包来，连一声道谢的话也不说，仍然低下头去继续喝他的酒。

两个贼汉眼看没机会下手了，便想开溜：

“喂，掌柜的，算帐！”

酒楼掌柜快步走来：“二位吃好了？您们二位赏一两三钱银子吧。”

胖子往腰里一摸，嗯？我的银子啥时候丢了？瘦子看他脸色不对，也连忙把手伸进怀里，哎呀坏了，我的银包呢？俩人这一发愣，掌柜的看出眉眼来了，他不动声色地说：

“二位请会帐吧，一两三钱银子。”

“这、这……”俩人张口结舌、面红耳赤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银子忘带了……”

刚才这二位打架时，楼上、楼下拥过来不少看热闹的，见他们闹酒、撞人本来就看不上眼，这会儿又见他们耍赖帐，更是犯了众怒。有人说，有人骂，有人挖苦有人笑。店掌柜见大伙撑腰也来劲儿了：

“好吧，没钱可以，把你们的袍子脱下来押到这儿吧。”

俩人没法儿，只好红着脸当众脱下袍子。店小二还不依不饶，说了声：“这烂袍子不值一两三钱，把你们的帽子也搭上吧。”话到手到，把他俩的帽子也抢了过去，惹得酒楼

上哄堂大笑。俩人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跑了。

剑客回过头来，见那书生已经伏在桌上沉沉睡去。唉！想和他攀谈几句也没机会了，好在贼人已去，我也走吧。便喊了一声：“掌柜的，算帐！”

“哎，来了！”掌柜的笑吟吟地过来，“公子爷，您老吃好了？承惠，您这是一两二钱。”

剑客把手伸向腰间。这一伸进去，可就拿不出来了。嗯？怀中的银子、珠宝，连同刚才摸来的两个贼汉的银包全都没有了！剑客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脸上的汗，“刷”地就下来了。怎么了？前有车，后有辙呀！两个贼汉会不了帐，被人当众扒了衣服，抢走了帽子。现在轮上自己，不也要照此办理吗？可我别说让人扒了衣服，连帽子也不能摘，一摘就露底了。我是女扮男装啊！

原来，这位青年剑客姓云名蕾，是个年方一十七岁的大姑娘。她的师父叫叶盈盈，绰号飞天龙女，是一代武林宗师玄机逸士门下的得意高徒。云蕾从七岁起就在川北小寒山上跟师父学艺。十年下来，不但学得轻功、暗器样样出类拔萃，那一套师祖独创的“百变阴阳玄机剑法”更是神出鬼没，威力无比。武艺学成，云蕾辞别师父下山，要到蒙古去寻找哥哥，为屈死的爷爷报仇。却巧，半路上碰见爷爷的生前好友，如今在雁门关外占山为王的金刀寨主周健。一打听，哥哥已经进京去了。云蕾不敢迟慢，当即便要去追赶哥哥。但金刀寨主却不放心。他想云蕾初出道没经验，况且一个女孩子单身上路也有所不便，就把云蕾留在山上，住了三天。让儿

子周山民把江湖上的切口、规矩都教给她。然后在马棚里挑选了这匹红鬃烈马，还让她女扮男装。临走时周健送给她一些银两、珠宝，周山民送给她一只珊瑚。云蕾辞别周健父子，打马扬鞭追赶哥哥。谁想，今日在这阳曲酒楼上，因仗义出手、多管闲事，却着了妙手神偷的道儿。眼看着就要被人揭破女儿本相、当众出丑，她能不神色慌张，能不着急出汗吗？

她这儿着急，掌柜的还发愣呢！心想今几个这是怎么了，没带钱的主儿都凑一块儿了？瞧这位侠客，面目清秀，人物端正，刚才又出手帮人消灾，不象是个赖帐的呀：

“哎，我说公子爷，您老大概是没带散碎银子。不要紧，大锭的也行，小店能找得开。”

云蕾心想：妈呀，还大锭的呢，要有一点碎末末我也不着急呀！

就在这时，忽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喂，掌柜的！这位小哥与我一见如故，他的帐我会了！”说着，“啪”地扔过一锭十两的大银，“把我们俩的算在一起，够不够？”

掌柜的伸手接过银子，赔笑说道：“哎，够了，够了，还多余不少呢！大爷等着，我找您。”

“算了，赏给你吧！”

掌柜的眉开眼笑，打躬作揖地连声道谢。云蕾回过头去一看，替她解了围的正是那位白衣书生，便走过去红着脸低声道谢。那书生却神秘地悄声说：“小兄弟，我教给你个窍门，下回再喝酒，你多穿两件外衣就不用害怕了。”说完，

扮了个鬼脸，打着酒隔，摇摇晃晃地下楼走了。

云蕾这个气呀！心想：哼，要不是为了帮你，我能丢了银子吗？你不来谢我，反来羞辱我，真是不识抬举！可是反过来又一想，要不是他替我会帐，今天我不知要丢多大的人呢，看来，他还算有良心。回头再看看酒店里的食客，都是些凡夫俗子，哪个也不象是身怀绝技的空空妙手。唉，今几个银子是找不回来了，认栽吧！

云蕾心烦意燥地出门上马，走出了阳曲县城。一上大路，就瞧见那书生骑着白马、醉态毕露、东摇西晃地慢慢走着。云蕾加了一鞭，想要赶上他。可是，云蕾快，书生也快；云蕾慢，书生也慢。不见他催马扬鞭，却总是差着一箭之地。云蕾心中焦躁，又想试试这位书生会不会武功，便一夹马腹，飞快地冲了上去。在两马错镫的一瞬间，她举起马鞭，抽向书生的肩井穴。那书生坐在马上，一摇三晃，又象有意，又象无意地这么一晃，恰巧躲了过去。只听他大声叫道：“哎呀，不好了，吃白食的来了！她吃了人家的还要打人哪！”白马听他这么一喊，突然加快步伐，风驰电掣般地跑到前边去了。

云蕾又好气，又好笑。她一抖马缰就追了上去。她骑的这匹红马，是金刀寨主周健的儿子周山民从几百匹蒙古战马中精选出来的。可是，现在和白马一比，可就相形见绌了。不到片刻，早已被白马远远地甩到了后边。追来追去，也不知走了多远的路程。眼见得日落黄昏，月上树梢。云蕾腹中饥饿，人困马乏。想要找个村镇打尖住店吧，腰无分文，不

住店呢，这荒山孤岭，漫漫长夜，又怎么渡过呢？云蕾心事重重，信马由缰向前走去，来到一处丛林。哎，前面有座古庙，我就在这儿借宿一晚吧。她打定主意，催马前行。来到庙门前，放眼一看，吃了一惊：啊？！庙门外大树旁拴着的，不正是那书生的白马吗？怎么又和他碰到一块儿了呢？

二 古刹奇遇

云蕾在阳曲县酒店里丢了盘缠，又被那位白马书生取笑，心中好不烦恼。她一路凄凄惶惶，急急忙忙催马来到了一处树林，见林中有座大庙。心想：我没钱住店，庙里和尚好说话，就在此借住一宿吧。来到庙门前一看，啊！门前青石上拴着一匹白马。真是冤家路窄，怎么又碰上他了呢？嗨，他住得，我也住得。云蕾拴好坐骑，走了进去，只见里面神像倒塌，荒草丛生，原来是座破庙。大殿台阶上，那位书生点了一堆火，正在那儿烤芋头。他一见云蕾进来，就大声说道：

“哈哈，人间无处不逢君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

云蕾浅浅一笑，搭讪着说：“怎么，你的酒醒了吗？”

“哎！我什么时候喝醉了？我认识你，你不是那个吃白食的吗？”

云蕾又好气又好笑：“别胡扯了，有强盗看上了你带的珠宝，要偷你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，强盗来了，那我赶快跑吧！”白衣书生说完站起身来就往外走。

云蕾把他叫住了：“站住！黑更半夜的，你往外走，那

强盗不杀你才怪呢。”

“那，那在这儿就躲藏得了吗？”书生天真地问。

“有我呢，你怕啥，来个百儿八十的，我还对付得了。”云蕾认真地回答。

“哎呀呀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不知你有这么大的本领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还要吃白食呢？”

这一下倒把云蕾给问住了：“我，我的银子让小偷偷了。”

“哈哈哈哈”那书生笑得捂住肚子：“笑死人了！能打败百八十强盗，却让小偷偷了银子。哎呀呀，你打强盗的本领我没见过，吹牛的本事可不行啊！是不是又来骗吃骗喝？好，我这儿有烤芋头，来吧，给你一个。”说着，“啪”地扔过来一块烤得焦黄的芋头。云蕾伸手接住，不吃吧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；吃了呢，又怕他取笑。一赌气，“啪”地又扔回去了：

“谁希罕你的。”

“好好好，你不吃我吃。哎呀，鸡鸭虽美，不如芋头，啐——好香啊，好香。”

气得云蕾只好盘腿打坐，闭上了眼睛，暗暗做起了吐纳功夫，勉强把饥火、怒火都压了下去。等她再睁开眼看时，书生和衣躺在火堆旁，已经酣然入睡了。

刚到半夜，忽听庙外面似乎有轻微的响动。云蕾机灵一下跳起来，拔出宝剑，一纵身跳上了一棵大树。只听下边有两个蒙面人正在轻声说话。一个说：

“白马在此，那小子肯定在这儿。咱们闯进去，把他带